

★共和国首批武装警察传奇★

苍鹰

CANGYING

杨蔚玖 著

偷渡、走私、贩毒、谍战

罪恶终结者，高墙内的越狱风云

百步穿杨的投石绝技

美女间谍的生死较量，特殊时代的铿锵爱情

团结出版社



CANG 苍鹰 YING

杨蔚玖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苍鹰 / 杨蔚玖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126-0230-4

I. ①苍… II. ①杨…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3141 号

出 版 :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 100006)

电 话 :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 www.tjpress.com

E-mail : 65244790@163.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16 开

印 张 : 19

字 数 : 26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26-0230-4/I.119

定 价 : 29.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谨以此书：

献给当年一起工作的我最亲爱的战友

献给武警和公安干警我最亲爱的同志

鹰之歌

执着翱翔，
才能练就不屈的翅膀。
血与火较量，
打造出王者的形象。
天职征腐恶，
静动都锋芒。
歌声亢，
头高昂。
苍穹任我闯，
何惧风雨狂。
三江煤海常记得，
苍鹰的勇敢和力量。

满怀希望，
便会放飞儿时的梦想。
灵和肉碰撞，
锻炼了战士的坚强。
国徽映日月，
领章染朝阳。
护正道，
紧握枪。
心宽天地广，
无悔戍北疆。
白山黑水不能忘，
武警的忠诚和辉煌。

目 录

第一章 转制风波	1
第二章 岗前夜训	15
第三章 险象环生	30
第四章 二犯出逃	45
第五章 六贼断魂	57
第六章 锋从磨出	71
第七章 队副堕落	87
第八章 名花之死	99
第九章 特殊时期	110
第十章 阳山荡寇	122
第十一章 十月欢歌	137
第十二章 情的困惑	150
第十三章 长途押解	166
第十四章 夜半枪声	179
第十五章 阴差阳错	192
第十六章 大盗毙命	206
第十七章 边境擒凶	216
第十八章 救民水火	232
第十九章 重拳出击	243
第二十章 历练边陲	253
第二十一章 变由穷生	272
第二十二章 鹰击长空	285
尾 声	299

第一章 转制风波

一个突如其来的命令，让煤海市南大营驻军全体指战员如何面对？

连续经过两关考验的新兵们，有点吃不消了。他们有的不想留在部队，采取了绝食、往自己和战友睡觉的铺上撒尿等过激办法；有的动摇徘徊，闹情绪、找领导谈、甚至要书面请愿；有的则言行失态、打架骂人、顶撞领导等；有的则不做声响、情绪郁闷、静观其变。

当“逃兵”还是做“勇士”？“走”还是“留”？杨海山和黄一华等人，似乎陷入了思想的困境……



军分区卢政委来到队前，敬礼后，大声说道：“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命令！煤海市南大营驻军全体指战员，脱离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改由煤海市公安局直接管辖，番号为煤海市公安局武警中队。此令即日生效，并立即换装。”

这道命令，把全连战士弄糊涂了，特别是刚下连队不久的十七名新兵，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都忘了拍巴掌，好似石雕泥塑一般。

接着，市公安局局长吴子强宣布，接收武警中队，并赠送一台黑白电视。

最后，市委书记王曦讲话。至于他讲了些什么，新兵们几乎一个字也没听清。

领导宣布命令的程序进行完毕，值班长王军久喊了一声“解散！按序列换装。”

部队里传出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老兵们有的发牢骚，有的讲怪话，有的甚至骂娘。只有新兵们一声没吭，但他们仍站在原地，代理班长岳峰喊了几次“解散”，却毫无效果。

卢政委正在看着他们，牟连长急忙跨前一步，说：“报告政委，这十七人是今年刚入伍的新兵，还没有编入各班。”

卢政委看了他一眼，问道：“这批兵怎么样？”

“报告政委！这批兵素质很高，全是高中生，就是有点儿不太好管理。”

“你们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政策多向他们倾斜，要知道，知识是宝，是战斗力。烈马训练出来才是良驹，苍鹰培养好了才能狩猎。希望你们归地方之后，别给军队丢脸抹黑！”卢政委显然有点儿担心。他看到新兵们还站在那儿，于是微笑着走了过去，喊了一声：“同志们好！”

新兵们很有礼貌，一起喊道：“首长好！”

“你们为什么不去准备换装呢？站在这里很冷，大家还是回营房吧！”

杨海山出列，给卢政委敬了个礼说：“首长，我们想求您点儿事，行吗？”

“你说吧！”卢政委答应着，心里却在想：“这批新兵果然不同凡响，大庭广众之下竟敢聚众不散，还敢向我提问题，看来牟队长说的是实情，真是刺头儿。”

只听杨海山说道：“首长，我们是来当解放军的，不想当警察。我们是来投奔您的，您不能把我们一脚踹给公安局。我们想跟着您干，这事有没有商量？”

卢政委一听笑了：“我们是人民军队，什么投奔我，你以为是土匪呢？再说了，这事是中央的决定，必须服从，我可不敢乱来！”

这时，公安局局长吴子强走了过来，他看了看杨海山，微笑着说：“怎么？看样子是不想在我这山头上混了？刚见面就这么说，可有点儿让人心寒呐！”

杨海山看了他一眼，说：“报告领导，我们没别的意思，只是不想当警察！”

吴子强若有所思地说：“你不想当警察，是因为你不了解警察。我敢和你打赌，两年以后，我拿鞭子赶你走，你都不愿意走，你信不？说不定到那时，你还许哭鼻子求我留下你呢！”说罢，他爽朗地笑了起来，在场的众位领导也跟着一起大笑。

姚指导员对杨海山及新兵们说：“同志们先回营房，各位首长还有事情，急着走。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谈，我们解决不了，再向有关领导反映！”

再说什么也无益，于是杨海山对大家说：“咱们走吧！”新兵们这才散去。

在场的诸位领导也纳闷：“这新兵班到底听谁的？”

轮到新兵换装了，他们谁也没去。司务长只好命人给他们送了过来。为此，他还发了火：“我当了这么多年司务长，没听说给新兵发衣服还得上门服务的，架子真够大的。我看咱们连队有点儿太惯着他们了，要我说，他们爱干不干。缺了几

个臭鸡蛋，就不做蛋糕了？”

指导员听了，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吓得司务长一吐舌头，不做声了。

营房里，杨海山拿起两枚国徽，换下五星帽徽。发的是冬装，上衣颜色没变，只是由原来两个兜的战士服，变成了四个兜的干部服；裤子则换成了蓝色。

他看了一眼黄一华，说道：“这叫什么玩意儿？”

黄一华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隔着玻璃，他们看到了两个老兵，抬着电视机往会议室走去。连长、指导员、副连长等人和诸位领导告别。只见卢政委和吴子强局长在上车之前，又把连队的三位领导叫在一起，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说些什么，牟队长等人连连点头。随即送领导上车，敬礼，一阵马达声，几辆车驶出了营房。

这时，岳班长叫大家：“走！都出去，换完装全体照张相，留作纪念！”说完，他才发现，原来这些人根本就没换装。

指导员意识到事态严重，急忙来到新兵屋内，耐心地对大家说：“大家有想法我理解，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连队，是统一的整体，大家该换装换装，该照相照相，有意见尽管提，有牢骚尽管发。现在所有的干部及全体老兵已经列好队，冒着严寒，在营房外等着你们，就如同一家人想吃个团圆饭，你们总得给点儿面子吧？”

听指导员这么说，大家觉得有点儿过意不去，于是都用眼睛看着杨海山。见此情景，杨海山也就没再说什么，闷着头，开始换装。

大家来到照相地点时，全体干部和老兵已经等了好一阵了。这些人为十七名新兵鼓掌，这一举动大大出乎杨海山的意料，他心头不由一热。

除了有临时任务的、在农场的、炊事班以及站勤务的人之外，剩下的人在门前照了一张合影。

回到营房后，大家对着镜子一看，觉得这身装束不伦不类，十分别扭，那种非常英俊潇洒的年轻解放军战士的形象荡然无存。

杨海山拿着从棉帽子上取下的红五星，嘴唇抖动，眼含泪花。最后依依不舍地将这红五星仔细地包好，小心翼翼地放到了自己橱柜里，然后用锁锁上。

二

晚上七点钟，以班为单位开会，讨论改制的一些问题。老兵们虽然发牢骚，但没什么实质性问题。新兵则不然，情绪很激动。

这些人刚从走进监狱看犯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弄不好这当头一棒，又可能将他们打入谷底，也不知道还能出什么事情。班长岳峰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十几天前，新兵们刚下连队，听说是看监狱，一下子就炸了锅，差一点儿把房盖掀开。

他们都觉得是上了当、受了骗，第一个跳出来质问岳峰的人就是杨海山。

他一脸怒气，指着岳峰的鼻子道：“对不起，岳班长！有一句老话，叫做‘买酒朝拎瓶子的人要钱’。你把我们带到这里看监狱，这也不是解放军干的活呀？”

岳峰一看，也不用回避了，于是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正是解放军干的活。不然谁来干？是工人，是学生，还是农民？”

杨海山心中生气，接着又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们？”

“这是军人的纪律！换了你，你也不会说的。”

所有的新兵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背地里都在研究怎么办。杨海山主张将态度公开，声明自己上了当，要和部队领导翻脸，争取回家。顾长城和李秋江主张给家里写信，征求父母的意见。黄一华则主张和领导把话说开，我们不是来监狱看犯人的，请领导考虑考虑，能否把我们换到大部队去。

其余的人没什么主意，表示听他们的。

杨海山一听就火了，对黄一华说：“像你那样婆婆妈妈的还当什么兵，干脆回家娶个媳妇，睡热炕头，早点儿抱孩子得了！”

新兵班几天不出操，几顿不吃饭，也是常事。但是闹得不团结，甚至杨海山和黄一华还骂了起来，岳峰感到问题严重，压力很大。因为他带的这批新兵在合江军分区教导队训练期间，成绩都非常优秀。特别是杨海山，他不仅军事素质高，文学功底也很深厚，在新兵中威望很高。新兵分配时，通过各方面的沟通，岳峰以老乡的身份找到了军分区卢政委，硬是把连里的十七个尖子都要到了手，其中包括杨海山和黄一华。此时，他非常担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班会上，岳峰仔细地打量着杨海山，真是既熟悉又陌生。他熟悉的是杨海山的外表。杨海山生长在农村，整个人皮肤有点儿黑，脸上有些淡淡的小斑点。浓眉大眼，鼻直口阔，圆下颏，四方脸，典型的东北人。说话膛音很重，一米七五的身高，体重在七十公斤左右，但并不显臃肿。在新兵连的时候，他掰腕子全连第一，连从未遇过对手的炊事班班长在他面前也败下阵来。

他陌生的是杨海山的内心。杨海山思想活跃，看问题很全面，善于想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好主意不少，坏主意也多。不易把握，好走极端，认死理，性格犟。

再看黄一华，小伙长得也很精神，大眼睛、圆脸，皮肤黄白净，一米七四的身高。有点儿黑糊糊的胡碴儿，说话时总是面带笑容，有点儿文绉绉的，整个人显得十分机灵。思想深邃，考虑问题周全，一看就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

果然怕什么来什么，讨论时，杨海山和黄一华一言不发，眉头紧锁，表情严肃。其他的人也都心不在焉，东拉西扯，不入正题。班里的讨论会只好草草收场。

此时，连部正开支委会议。支部书记、指导员姚都彦按照上级的部署，讲了改编后的相关事宜。他说：“这是整个军分区的行为，事前都没有通气，但军令如山，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从现在起，连部改为队部，连长、副连长改为队长、副队长，其他称呼暂不变。”

停顿一下，他点燃一支“迎春”牌烟，抽了一口，慢慢地吐着烟。在几个支委中，他年龄最大。虽然只有四十三岁，但长得显老了几分。久经风雨，眼角上已经有了皱纹，头上白发也不少，但两只眼睛还很有神。

他接着说：“依我看，虽然我们的任务没什么变化，但解放军和武警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必须尽早改变思维。今天，几位领导临走时的叮嘱，大家也基本清楚。我们绝不能松劲儿，更不能发牢骚。在这转制关头，我们要注意工作方法。”

说完他看了看队长，喝了几口水，意思是说：“你看呢？”

队长牟丰田点点头，接着说：“思想转变是大问题，我觉得老兵问题不大。因为各种待遇不变，不会有什么大的波动，我最担心的是新兵。他们都是高中生，在我们队里的知识分子中，他们脑子很活跃。前几天发生的事，值得我们高度注意，要多进行正面教育和引导。”

其他几个支委，副队长李贵、三排长王军久、司务长李壮等都表示认可。

牟丰田转头对三排长王军久说：“你的探亲假已经批了，共十五天。你的家乡在海城，离辽阳不远，可以多待几天，顺便去了解一下杨海山、黄一华的家里情况。”

三排长王军久说话也切中要害：“我们该好好儿研究一下这些新兵，他们原想在大部队锻炼自己，这是好苗头。但这些年轻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过两道关，一是走进小部队，在监狱看守犯人；二是转制。他们的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闹点儿情绪，甚至动摇想不干了，也属正常。”

几位领导把对新兵的思想教育定了位。

第二天全队还要进行转制教育，姚指导员决定连夜召开班长会议。会议上，各班班长汇报本班在讨论中出现的各种思想倾向，为开大会进行思想整顿积累材料。

不出队长所料，老兵一听待遇不变，也就没提什么。只有安徽战士顾春华有点儿反常，他听完转制事情之后，情绪有点儿激动。下岗经过队部时，听到一阵阵的电话铃声，当时屋里没人，他走了进去，操起了听筒。

这是军分区某领导打来的电话，想问一下部队情况如何。

首长通过电话里问：“你是谁啊？”顾春华大声喊道：“你是谁啊？”

对方问：“你贵姓啊？”他大声叫道：“你免贵姓什么啊？”

这位首长非常不满，摔了电话。过了一会儿，首长又打电话来，把队长狠狠训了一顿。牟队长很有度量，只把顾春华简单地批评了一下。

等岳峰汇报了新兵班的情况后，大家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最后，队长决定，新兵暂不发枪、不站岗、不分班，只是进行一些队列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还要进行必要的考核。

这个汇报会，一直开到深夜。

三

第二天早操归来，营房多了一景——一床晾晒在篮球架下的被褥上，有很大一块“地图”。被褥是新兵王喜的。

杨海山和王喜来自一个村子，他把王喜拉到无人之处，问：“喜子，你怎么了？”

王喜尴尬地说：“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尿床了！”

“你可能是睡觉前水喝多了，今天晚上别喝那么多水了，免得遭罪！”杨海山用力拍拍他的肩膀。王喜点头答应。

第二天早晨，王长发的被褥上，出现了“地图”。

随后，拿到外边晾晒被褥的人越来越多。李秋江的、张锋林的，甚至还有老班长岳峰的，只见营房里挂了一大片。有的士兵好面子，悄悄拿着被子去锅炉房里烤，弄得到处都骚哄哄的。

有人说：“新兵们是不是全体着凉了？都得肾炎了？怎么这么多人尿床？”

也有人说：“不见得吧！依我看，他们是怕被叠不好，借尿床逃避整理内务。”

也有人说：“不可能。我认为他们想学美术，比谁的地图画得好！”

这些奇谈怪论不时地引来部分老兵的嘲笑。

新兵中，也有人在背后议论：“这肯定是王喜干的好事！杨海山和他是同村，

他的被褥从来没湿过，这就是证明！”

杨海山气坏了，他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决心查出事情的真相。

头一晚，他睁大眼睛看了多半夜，后来迷迷糊糊睡着了，等他醒了一看，不但乱撒尿的人没抓着，自己的被褥还湿了一大片。

又到了晚上，杨海山躺下便睡。半夜他来了精神，瞪着两眼，看着屋里的一切。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之后，王喜从床上爬了起来，左右看看没什么动静，他转动身子，对准左侧邻床的黄一华被褥射击，一股温水带着臊气，画着弧线到达了预定地点。射了两股，他又调转枪口，向右边邻床谢思志的被褥射击。

杨海山一看全明白了，怪不得这小子不听我的劝告，睡觉前猛喝水，原来在准备子弹，到了晚上干坏事。他怒不可遏，从床上一跃而起，把王喜按倒在床上，一顿拳头打下去，王喜惨叫声不断。

屋里的人从梦中惊醒，打开灯一看，杨海山像个凶神，气得胸脯一起一伏，穿着衬衣，双手叉腰，嘴里骂道：“你这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玩意儿，辽阳人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说罢还要揍他，大家赶紧把他拦住。

大家什么都明白了。王喜双手捂着脸，鼻子里淌着血，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衬衣、衬裤上都是血迹。王喜觉得更没脸在部队待下去了，第二天便开始绝食，无论大家怎么劝，领导怎么说，就是不吃东西，一连两天，他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他甚至说：“你们再不让我走，我就上吊，或者抹脖子。”

为了挽留他，杨海山捏着鼻子向他道歉、赔不是，好话说尽。王喜就是不答应，最后他说：“海山，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为人，我不恨你。我想回家和你打我是两回事，看监狱我还可以忍受，这个武警说什么我也不当。”

最后谁也没办法留住他，部队害怕出现意外，决定把他送回原籍。

新兵剩下十六人。

杨海山打人的事，受到领导的批评。李贵副队长专门找他谈话，肯定了他好的出发点，但也指出打人的方法是错误的。他说：“在部队里，大家都是兄弟，不要动不动就动粗。你才下连队十几天，就骂架、打架，如果有第三回，我处分你！”

杨海山开始还能听进去，后来有点儿激动，提高了声音说：“我打他是因为他是我的同学、老乡和邻居，我在替乡亲们教育他。如果你要处分我，那你开除我好了，我回家陪王喜去！”

李队副没想到杨海山在他面前敢这么说话，非常恼火，吼道：“我一看你，就

知道你不像个好兵，果然叫我猜中了！”

杨海山一听更火了，对李队副吼道：“我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不配当领导，现在真验证了！”

李队副被噎得半天没缓过气来，就气呼呼地去找指导员，甚至提出要把杨海山和黄一华遣返。

指导员很耐心地对他说：“如果把他俩遣返，整个新兵队伍就会乱，总不能将他们全体遣返吧。如果那样，我们就成了全军区的典型，影响太大了！”

李队副只好作罢。

顾长城不解地问杨海山：“王喜闹回家，你也不想干，这不是殊途同归吗？”

杨海山没好气地说：“我和他可不一样，我讲的是当面锣对面鼓，有问题摆在桌面上，把话说开，绝不出阴招、干损事，那不是君子所为。”

黄一华也担心他，说道：“海山，有什么话好好说，我不赞成你动不动就发火，这是部队，凡事要讲道理，粗野解决不了问题！”

杨海山听罢，从床上一跃而起，火药味十足：“那你说怎么办？一会儿我去找队长和指导员，再不行我给他们磕头，你不就想让我这么干吗？”

黄一华有点儿受不了，但没太生气，他了解杨海山。而且，他当兵时，名单在公社险些被挤掉，是杨海山帮了他。黄一华想走下一批，只因杨海山着急，拽着他非要同去不可。今天的结果，在黄一华看来，完全是杨海山一手造成的，不埋怨他也就算了，他还说些不中听的话。

黄一华觉得委屈，说：“要来的是你，要走的也是你，把部队当成你家了？”

杨海山瞪起了眼睛，说：“你凭什么教训我？你以为我会感谢你，做梦！”

黄一华看了他一眼，说：“你这叫什么话？我让你感谢我了？遇到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说别的有用吗？”随后他从兜里掏出几页纸，对身边的几个人说，“我起草了一份退伍申请，大家签完字，把它交上去，把我们的心里话说出来！”

还没等大家签名，杨海山走上前去，一把抢了过来，连看都没看，揉个团扔进了垃圾桶，嘴里说道：“签个屁！有什么用，‘瞎子点灯——白费蜡’！”

黄一华火了：“你……你……你不够哥们儿！你浑蛋！”

杨海山也非常恼火，喝道：“你连一个好娘们儿都不如，还说什么哥们儿不哥们儿的，真丢人！”

黄一华气得脸都白了，嘴唇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朝杨海山扑了过来，

要抢回那几张纸。杨海山以为他要打架，一脚踢飞了垃圾桶，挥手给了黄一华几巴掌。要不是大家及时制止，还不一定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就这样，杨海山仍然余怒未消，恨恨地摔碎了暖瓶，一拳砸坏了桌子。

几位领导知道后，李队副暴跳如雷，又要开大会批评，又要给纪律处分。最后指导员说：“这件事需要冷处理，暂时不要激化矛盾，我先找黄一华了解一下情况，看杨海山为何发这样大的脾气，是否另有隐情。”

这些事情发生后，杨海山又是一天不吃饭，独自坐在监狱大门口发呆。

指导员告诉大家，尽量不要去打扰他，先让他一个人好好想一想。

黄一华也是心疼杨海山，自己掏腰包，为班里买了新暖瓶，并修好了桌子。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和杨海山打架时，他主动承担责任：“那天打架怪我，是我先骂杨海山的，我应该负全责。”

当别人把这话告诉杨海山时，他却不屑一顾，说：“那小子一贯如此，专门来虚的，‘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纯属会装好人！”

指导员心细，他让岳峰叫来黄一华，重点了解杨海山的情况。黄一华一看，这是组织找自己谈话，也是为了杨海山好，于是他把知道的情况向指导员做了汇报。

杨海山在读高中的时候，表现优秀。别的同学逃课、逛市场，不好好学习，而他每科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

一次，他在答完考卷后，假装偷看书桌里的东西，被老师发现，结果是一张白纸，弄得监考老师只好向他道歉；在做作文时，他故意多写繁体字，弄得老师两个晚上没批完他的作文，气得七窍生烟；他熟练背诵《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气死曹真的那封信，当着众多学生的面，伤了趾高气昂的老师面子；他把教材上的东西全都背会，上课时睡觉，对老师的问题则是对答如流；他把癞蛤蟆放到粉笔盒里，让大家讨厌的女英语老师拿粉笔时惊叫失魂，高跟鞋都跑掉了；为了维护乡亲们的利益，他自动组织一些年轻人，早晚习武练功，把祸害乡里的地痞流氓打得屁滚尿流。

他对同班的女生张华一往情深，二人都是文学骄子，但是他们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张华的父母都是城里人，因走“五七”道路，才下乡来到农村居住。他们的恋爱关系，遭到张华父母的坚决反对。当张华听到杨海山要当兵的消息时，心情十分复杂。她赞成杨海山的选择，幻想有一天，杨海山真的有所作为，把自己娶回家。杨海山要走的头一天晚上，他们在村子南头的河边树下见面了。双方依依惜别。可以说，是为了得到张华，杨海山才选择当兵的。

指导员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若有所思，好像悟出了什么，于是又问道：“我发现杨海山在你们新兵中威信极高，为什么？”

“杨海山知识渊博，从小他就是孩子头。到了中学，他担任班长兼团支部书记，大家管他叫‘二老师’。有些时候，老师说话不好使，他说什么大家都听。这种魅力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我敢说，用不了半年，别说我们这些新兵，就是一些老兵，也得被他俘虏。”

“是吗？你就这么肯定？”

“这一点，我敢和指导员打赌！”

“好！我愿意与你一赌。对了，我还想知道你对他怎么看？”

“说实在的，我挺佩服他，有时也不自觉地听他的。”黄一华说的是真心话，把打架的事抛到九霄云外。

指导员“一石二鸟”，不仅了解了杨海山，也了解了黄一华。

四

第二天上午，全体干部战士在会议室开会，队长和指导员做了讲话，按要求进行改制教育，解答了干部战士在思想上存在的疑惑，为进一步教育开了一个好头。

下午，牟丰山和姚都彦与新兵搞一次座谈。姚指导员真诚地对十六名新兵说：“同志们！我代表中队的几位领导，向大家道歉。你们来到我们连队，我们当领导的没有很好地照顾大家，请原谅！”

经他这么一说，大伙儿都觉得有点儿过意不去。

他接着说：“我和队长十分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包括这十多天以来有什么感受，请你们全部说出来！”

大家互相看着，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有的人还是有所顾忌。

杨海山不管那些，他看了看指导员和队长，说：“我先说！”他站了起来，“我们这些人均来自农村，读完高中，很多人都劝我们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就不信，可以说费了不少劲儿，这才来到盼望已久的部队，本想到大部队好好儿锻炼自己，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当了一个看监狱的狱卒，叫我们抬不起头来。”

牟队长听完笑了，说：“你先坐下，慢慢说，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吸了一口烟，接着说，“你们的想法我明白。但你们想，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安康，可是阶级敌

人不干，他们要破坏，我们不打击他们行吗？监狱里押的几百号人作恶多端。大道理我不多讲，我们看监狱、抓坏人，这是党和人民的重托，是国家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怎么能说抬不起头呢？”

杨海山还是想不通，他说：“就算队长说得对，那我们这一改制，连解放军都不是了，我觉得我们是来当兵的，不是来当警察的！”

大家也都点头说道：“是呀！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姚指导员回答道：“我们摘下了五星，换上了国徽，还是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军区首长告诉我们，军装换了，待遇不变；帽徽换了，任务不变；番号换了，职能不变。我不相信你们只看重形式而不看重内容。”

顾永成说：“大道理是如此，但我们就觉得不好听，也不好看！”

姚指导员又说：“我们这些人应该感到庆幸，我们是共和国首批武装警察，是开路先锋，是拓荒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抢占了先机，如果加上人和，必定给后来者打好了样，供他们参考；栽好了树，供他们乘凉。你说该不该自豪？”

杨海山突然问道：“我们不想干了，申请回家行不行？”

指导员依然心平气和，笑着回答：“这要问你们的父母和把你们送到部队来的乡亲们同意不同意！问你们的同学、老师、邻居以及基层政府同意不同意！再有，问一问你们的女友同意不同意！”

说完这话，他的目光盯着杨海山。就这最后一问，杨海山被击中了要害。

“是啊！我一跳八丈要当兵，结果不到两个月，回去了，我怎么说？我说我嫌看监狱丢人，当武警现眼，就在部队闹复员，大家会怎么看我？王喜回家之后肯定是顶风臭十里，下半辈子都抬不起头来，我也好不了。再说，我为什么义无反顾地当兵？不就是为了张华吗？我这样一折腾，张华和她的父母会怎么看我？我也没有脸去见他们。”想到这儿，他的脊梁直冒凉气。

其他人也都发表了意见，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对自己的前途表示担心。

姚指导员表态：“从现在开始，队里取消入党、提干按资排辈的传统做法，改为业绩考核，实行‘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的政策。我相信你们英雄有用武之地，是金子就能发出光来，是锥子就能露出尖来，从制度上保证出头的椽子不烂，出头的鸟不挨枪打，让你们腿长快跑，肚多吃，人尽其才！”

牟队长又接上一句：“我敢断言，社会生活中到处都有频道，就看你以什么样的姿态走上镜头。我们都是些小人物，但我们从事的是大事业，也许过了许多年

之后，哪一位作家把我们的事写成小说或拍成电影，我们就可以流芳百世了！”

杨海山在心里说道：“还流芳百世呢？不遗臭万年就不错了！队长和指导员演双簧来了，不过他们说得倒是有一定的道理。”

这一轮的座谈很快结束。

星期天的早晨，杨海山觉得闹心，一个人走出营房，往后山溜达。冒着刺骨的寒风，他来到了一个村庄旁边。一群人站在那里，中间有一位老人哭天喊地，周围的人都在劝他。他走进来打听，原来村头的一家只有老两口，老伴久病在床，老头千辛万苦养了两头肥猪和四只羊，准备卖了钱给老伴治病。结果一天夜里被人全部偷走。老头一觉醒来发现之后，痛不欲生，拿条绳子来到村边上吊，幸亏有人发现得早，才救了老汉的命。

大家无不痛恨盗贼：“世界上小偷怎么就不死光呢？”

有人咬牙切齿地说：“公安干警要是破了案，抓住了坏人，我非咬他几口不可！”

当杨海山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营房时，发现他的铺上放着一封信，凭着直觉和那熟悉的笔迹，一看就知道是张华的，这是他自从到煤海市后接到她的第一封信。大意是：获悉你到达煤海市，驻守监狱，这是命运使然。要知道三百六十行，都大有可为，只要你用心，一定会创造出好成绩。办事和做人一个道理，切忌半途而废，遇难而回。我尽量做父母工作，耐心等你归来。

张华的鼓励，让杨海山感到了一点儿宽慰。

两周后，王排长回来了，他把走访杨海山的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据他讲，杨海山的家乡太穷了，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离周边三个公社都有十五里路远，是一个贫穷和闭塞的农村。所在的生产队有分无值，甚至有时“倒挂”。他的家里七八口人居住在两间破草房里。

据此，党支部立即召开会议，要求做好新兵政治思想工作。同时发出号召，为杨海山家里捐款和粮票。

不久，杨海山接到了父亲的来信，说家里收到部队的五百元钱和四百斤全国粮票以及一些生活必需品，全家人非常感动，让他代为感谢部队的首长和同志们，并鼓励他在部队好好儿干。

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新兵的思想也处在慢慢的转变过程中。

一天早上，杨海山在扫雪时弄得浑身是汗，于是甩掉了棉袄，结果患了重感冒。班长和战友们把他送到卫生员巩小魁那里，用温度计一量，竟达到了三十九度八，